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呂子奇也彈出一枚鏢，撞歪了另兩枝長箭，總算躲過了第一關，可是對方已搭上第二支箭了！

金蒲孤見駱強那一枝箭居然射斷了自己的金僕姑長箭，心頭不禁一驚，連忙抽出兩支金僕姑架在弓上。

雙方幾乎是同時發動的，一時但聞箭聲破空，呼嘯不絕，金蒲孤那兩枝箭分作兩個不同的用途，一支撞落對方的來箭，另一支卻向著那十一人飛去！

鈴掙的箭撞聲方落，忽然傳連續的蹦蹦之聲，那是金蒲孤看出情勢危殆，採取了一個釜底抽薪的辦法！

他第二支箭所射的目標是那十一人的弓弦，蹦蹦連響，正是那十一把強弓斷弦發出的聲音！

那些人的弓弦已斷，無法再行放箭，一進怔在當場，駱仰和神色微變，冷笑道：「金大俠果真好手法，敵人看得手癢，也有一點不成器的玩意想討教一番！」

說完將手一揚，射出七八點黑星，勁疾如風，直奔三人而來，呂子奇見狀大驚，忙將手中的錢鏢全數發出，每一點金光迎著一點黑星，繞空飛舞，兩個人的手法都相當精奇，盤旋片刻，結果一起落在地上。

大家才發現駱仰和發出的黑星竟是一支支的透骨鋼釘，每一支鋼釘都穿在錢鏢的中央方孔中。

現在祇剩下金蒲孤手中的一柄長弓了，他搭上一支金僕姑長箭，沉聲道：「打探良久，金某想告退了！」

駱仲和冷冷一笑道：「金大俠何必這麼早就走呢？敵人還想繼續討教呢！」

金蒲孤怒聲道：「駱先生！金某不想傷人，可是你再如此糾纏不清，金某這一箭少不得要以你為目標了！」

駱仲和哈哈大笑道：「妙極了！駱某手中這一把透骨鋼釘也正找個人試試看，我們互換一招吧！」

語畢將手一揚，金蒲孤深恐落後，忙控弦發矢，誰知剛一用力，箭沒有出手，弓弦已拍的一聲，斷為兩截！

駱仲和又是一聲大笑道：「金大俠果然是仁者之射，知道我那一手放的是空招，居然也自斷弓弦，這份心胸實在值得敵人欽仰！」

金蒲孤大驚失色，顧不得他的揶揄，連忙舉起手中的弓弦一看，祇是斷處都泛著烏黑的顏色，好像被燒焦了一般，不禁長歎一聲，目中隱含淚光：「你用什麼東西毀了我的弓弦？」

駱仲和哈哈大笑道：「金大俠射技無雙，敵人的確想不出什麼對付的方法，結果大俠射斷他們的弓弦，才觸發敵人的靈機……」

金蒲孤的神情已由悲哀轉為憤怒，厲聲

大叫道：「廢話少說，你究竟用什麼方法毀了我的弓弦！」

他這柄長弓確非常物，鐵木作胎，蛟筋作弦，的確是無器可克，一旦被毀，不僅使他痛心，更使他不甘心。

所以他處在這生死關頭，什麼都不想，一心祇想弄出個究竟，駱仲和險側側地一笑道：「敵人知道大俠這把弓必非凡品，尋常手法，定然毀不了它，因此動了一點腦筋，用出了我精心制練的獨門透骨釘，而且我也知道大俠的暗器手法十分高明，所以不敢明白出手，祇是讓釘身在大俠的弦上輕輕地沾了一下！」

金蒲孤怔了一怔叫道：「輕輕一沾就毀了我的蛟弦？」

駱仲和哼聲道：「你的蟻索固然名貴，我那支透骨針也不是輕易可得的，我費了幾年功夫，才煉成九枝，完全用來與你的弓弦作抵了，若不是呂老雄的金錢鏢湊在裡面作個暗頭，我這筆交易可真吃虧大大……」

金蒲孤聽了又是一怔，連忙向地下望去祇見呂子奇的錢鏢與那八支鋼釘都化成了一灘黑水！連風磨銅的錢鏢都能蝕化無形，可見那釘上的劇毒之烈，可是金蒲孤驚心的倒不是這一點！

那駱仲和和九支毒釘出手，原是要殺死他們三人的，若非呂子奇錢鏢功夫到家，無論是誰，挨上其中一支毒釘，恐怕早已屍骨無存了，可是他又有一點不解，駱仰和的暗器手法如此高明，毒釘又比錢鏢多上一支，照理說也可以穩殺死這邊一個人，而且這三個人中，自然是以自己最有被殺的資格，何以駱仲和僅取弓而舍人呢？

（一五九）

我一邊聽美也子解說，一邊轉過頭看著平地的西邊時，突然心臟一緊。

平地的西邊有一張去除穢氣用的繩簾，綁在杉樹的殘幹上。在繩簾的旁邊站了一個人，她紅著臉一心一意地數著念珠。雖然那祇是側影，但是我一眼就看出她是個尼姑。

她是濃茶尼姑嗎？

「我們回去吧？」

我輕聲的說，並拉了一下美也子的袖子，然而美也子卻轉過頭來說：「沒關係，她不是濃茶尼姑，她是老的梅行尼姑，人很和善，所以不必擔心。」

我後來才知道老的正確寫法是姥。這原本是一個別名，流傳在日本大街小巷的姥捨傳說中，曾經出現過這個地名，後來姥不知不覺地被傳成老。姥那裡有一間寺廟，叫做慶勝院，梅行就是那間寺廟的住持。梅行的正確寫法應該是梅幸，梅幸尼姑大概不知道有一位歌舞伎演員梅幸和她同名吧。

梅幸尼姑一心一意地祈福了一陣子之後，終於站起來轉向這裡。她好像有點意外地張大雙眼，馬上又露出親切的微笑。她果然和濃茶尼姑妙蓮完全不同，有著與眾不同的高雅氣質，臉蛋白白圓圓的，有點像觀音菩薩般柔和。在她光而圓的頭頂上，戴著一頂茶色的宗匠頭巾，身穿黑色袈裟，年紀大概超過六十吧！

梅幸尼姑數了幾顆念珠之後，靜靜地向我們這裡走過來。

「大師，您是在祈福嗎？」

「是的，因為有太多的事令人擔心了。」

梅幸尼姑稍微皺了一下眉頭，盯著我看。

「這是東屋的……」

「是的，他是辰彌。辰彌，她是慶勝院的梅幸尼姑。」

我輕輕的點點頭。

「能在這裡見到你，真是太好了，我現在正要去你家幫麻呂尾寺住持的，」

「真是辛苦您了。」

「大師，麻呂尾寺的住持師父身體還好嗎？我聽說他生病了，」

「是的。唉，他的年紀也大了，難免會有病痛。今天應該是由英泉代替他去你家，我會助他一臂之力。」

「真是麻煩您了，那麼我們一起走吧！」

當我們走到石階附近的時候，梅幸尼姑突然停住腳步回頭看了一下：「真的是太殘忍了！」

「噢！您在說什麼。」

「啊！我是說那棵叫做小竹的杉村。」

梅幸尼姑指著那棵被雷劈倒的杉村。

「噢？那棵杉樹叫做小竹嗎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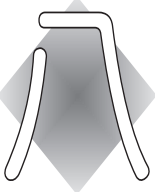
「是的，那邊的那一棵杉樹叫做小梅，和這棵叫做小竹的杉樹原是雙胞胎杉樹。對了，東屋的雙胞胎姐妹小梅。小竹女士的名字，就是來自這兩棵杉樹的。」

梅幸輕聲說道。

「兩棵杉樹相互依偎在一起超過了幾百年。幾千年，如今一方被雷劈倒，這到底是什麼意思？我總覺得這是災難要發生的前兆，也為此深感不安。」

梅幸也是這個村子的人，當然無法擺脫八墓神傳說的陰影。不知不覺中，我心裡覺得很不安。

（四十六）



● 橫溝正史

招魂

倪匡

他們集中精力在研究蛾類昆蟲，因為有好幾種蛾類，異性之間，傳送訊息時，訊息可以傳出三公里之外，而被準確無誤地接收到。

不過，我一聽得梁若水這樣問，就知道他們的研究工作，看來並沒有多少突破！

她問著，滿懷希望，良辰美景的回答卻是：「不，沒有這種情形，也沒有這個必要，因為我們總是在同時想同樣的事！」

梁若水「啊」地一聲，略有失望，我已經很性急：「那病人的資料帶來了？」

梁若水打開她帶來的那雙扁平的公文包，取出一個文件夾來，我接過來打開，裡面祇有寥寥數頁，一看到一病人的照片，我已經一呆，那是一個又乾又瘦的瘦子，和那個「建文帝」一點不像！」

病歷也簡單之至：嚴重之極的先天性白癡，智力程度幾乎等於零，腦部機能嚴重障礙！

我抬起頭來：「這個病人……在醫院？」

梁若水點頭：「我見過他，可是……可是我覺得事情有點不對頭。」

我作了一個手勢，示意她說下去。溫寶裕又來打岔：「你剛才宣佈，梁醫生一來，你就說一切經過！」

我狠狠瞪了他三十秒鐘之久，他才縮了縮頭，不敢再說什麼，可是喉嚨裡還是有古怪的「咕咕」聲冒出來。

梁若水道：「我是在兩個月之前才回來的，進這家醫院，也不過一個月，本來絕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對。接到你的電話之後，我才發現，醫院至少有兩個這類智力等於零的病者不知下落。」

我吸了一口氣：「具體情形怎麼樣？」

梁若水想了一想：「這一類病人之中，有幾個是從從小就被家人拋棄，被福利機構收留下來，一直養大，後來又轉到醫院來的，這一類病人，無親無故，可以說是世上最孤苦的人！」

我喃喃說了一句：「他們自己，由於智力等於零，倒不會覺得痛苦的！」

梁若水遲疑了一下：「他們的智力雖然不全，可是身體發育，還是和常人一樣，所以，如果真是不見了幾個的話，就有可能……有可能……」

她說到這裡，現出駭然的神情，又立時補充：「可能是我神經過敏……」我也不禁駭然，因為我已知道她想到的是什麼了。

我忙道：「梁醫生，我看不會是在醫院中有人在作非法的人體器官買賣！」

這句話一出口，屋子中靜了好一會。人體器官移植手術已十分普通，在白癡身上打主意這種情形，也不是不可能出現，但是我卻不以為在這件事中有這種犯罪情形在。

梁若水苦笑：「我認為，這個A三二七四不是原來的那個，原來的那個，可能真是曾和你在一起的那個。」

（八十四）



他想了想才說：「我知道了，因為我們有個賢內助。」

「賢內助？」這下換崔幼晴不懂了。

「就是光陽。」孟虎悶笑。

王光陽聽到孟虎提到他的名字，才擱下碗筷。「什麼事？」

「我說你是賢內助。」孟虎回話。

王光陽愣愣地抓著短短的五分頭。

「舉凡公用空間的打掃一向是光陽在包辦，甚至早餐也是他在張羅，我和宇堂祇要負責交早餐錢就行了。」

「哇！沒想到光陽大哥這麼厲害。」

「所以妳可以比照辦理，一個月祇要交一千元當早餐費，就可以吃到中西式各種不同的餐點。不過放假日例外，大家生活作息不一樣，所以自行解決。」

「好呀好呀！這樣我就不用煩惱早餐沒地方吃，以後就請光陽大哥多多照顧。」崔幼晴調皮的行了個九十度的禮。

「我都隨便弄，阿虎和宇堂也隨便吃，不知道妳能不能習慣？」王光陽客氣的說。

「習慣！我很好養的，請把我當兄弟，照豬養就可以了。」跟王光陽說話反而讓她可以很自然的說笑。

「那好，歡迎妳加入我們。」王光陽說。

「謝謝你們讓我加入。」崔幼晴伸出右手，打算與王光陽相握。

王光陽愣了一下，才伸出手與她輕握一下。

「以後嫁给你的女生，一定很好命。」崔幼晴恭維著。

這句話讓王光陽的黑臉更紅了。

「我怎麼沒有？」孟虎淡淡抗議。

「沒有什麼？」她問。

孟虎舉起右手。

她會意，祇好伸出右手。

手與手相握，雖然祇有那短短的一

秒，她的心卻還是感受到了強烈的悸動。

新環境、新床鋪、新生活，崔幼晴雖然覺得很累，卻睡得不安穩。

夢裡夢外，她恍惚走進學校，制服一換，又從校園回到現在。

夢醒時，天光才微亮，她卻怎麼都無法再入睡。

跳下床，打開房門，看了對面房門一眼，才走進隔壁的浴室洗臉刷牙。

看來以後她得提早一個小時起床梳洗。她可不想讓孟虎瞧見她一臉還沒睡醒的醜樣，而且這樣就不會和光陽大哥撞在一起搶浴室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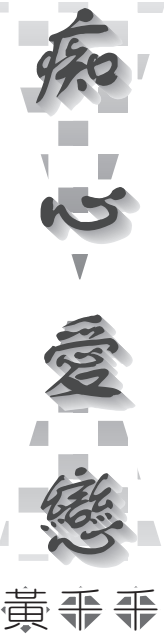
回到房間，拿出昨夜洗完換下的髒衣服，來到後陽台，趁著沒人時趕緊把衣服洗一洗。

之前在瑪俐家時，都是集合瑪俐的衣服一起丟進洗衣機洗，才不會浪費水電，但是現在，她祇能認命的用手洗衣。

幸好夏天的衣服都很薄，三兩下就洗乾淨了，可是要曬在哪呢？看著曬衣架上掛著幾件襯衫和T恤，依身材來判斷，這些襯衫應該是孟虎的，T恤應該是王光陽的。還有一個曬衣盤上，夾掛著好幾件男人的內衣褲……她頭一偏，假裝沒看見。

最後，祇好將裝著濕衣服的洗臉盆端回自己的房間，打開那唯一的窗戶。太棒了！窗外有加裝鐵窗和遮雨棚，那她就可以把衣服曬在窗外了。

（十六）



蝴蝶媒

作者：南岳道人

祇見掌珠和步蓮二位小姐處，早差了兩個丫頭，送將東道銀子來了。韓香再三不收，送了幾次，然後收了。韓香一面備辦酒餚果茗，一面去稟知華夫人。這華夫人是最愛三個女兒的，又是韓香來說，不好阻他的之興，祇得說到：「他們既要去，你可分咐園公緊閉園門，不可令老爺得知。」韓香應諾去了。

卻說蔣青巖絕早起來，打扮得異樣風流，祇候吃過早飯，便要抽身。不料這日早飯獨遲，直到小中，方才飯到。華刺史出來相陪。吃過了飯，華刺史坐了談笑，竟不動身。蔣青巖胸中十分著急，卻沒個法兒遣得他去。華刺史談了一會，又向蔣青巖、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道：「我想楊素那老賊，未必便肯丟手，老夫自那差官去後，魂夢不寧，祇怕還有甚風波到來。夜間與老妻商議，到要三位賢婿作急回府料理，他心中雖然不悅，料無處可以發端。不須深慮。青巖兄或者還可少住。」蔣青巖道：「小弟與兩兄同有大事在身，自當同返。」蔣青巖口中雖是這等說，心中覺得：「明日便行，未免太速了些。」沒奈何，祇得聽他二人的信止。祇恨華刺史不動身，他不礙到園中與柔玉小姐一會。直等到中午，華刺史方才起身入內。分咐備酒，與三個女婿餞行。

蔣青巖忙忙要抽身到園中去，又被張澄江和顧躍仙纏他，又挨了一會，日已西向，才得脫身。急急忙忙走到花園門首，祇見園門緊閉，裡面有人說話。蔣青巖恐怕他院子們在內，不便敲門，祇得在門外站住。站了一會，見那園門忽開，一個彎腰曲背的老兒，同著一個黃頭髮的小廝，各挑了一擔枝枝亂草，走將出來，反手將園門帶上。那小廝道：「阿爹鎖了門去，衙內小姐在亭子上看花，恐有外人混了。」那老兒道：「此處那討外人，我們挑去就來，鎖他做甚？」說罷，挑了便走。蔣青巖站在一邊，讓那兩個老小走過了身，正要進那園中去，忽聽得張澄江和顧躍仙二人在那喊道：「青巖兄！青巖兄！」蔣青巖聽得，吃了一驚，祇得倒迎上前來。張澄江和顧躍仙二人說道：「青巖兄，有甚好去處，何不攜我兩人同游一遊。」蔣青巖道：「偶爾閒步，無甚好處可游。」

（三十四）

神機妙算張太乙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

子平八字 45年
三元風水 經驗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

化解

經濟婚姻健康

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三元發財風水圖解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